

第一章 峰迴路轉的姻緣

「小小，我渴了，想喝妳親手泡的西湖龍井……」

風中傳來淡淡涼意，習慣一回府便看見妻子如花笑顏相迎的單文衍忽地一怔，莫大的失落席捲而來。

眼中全是落寞，想起拿到和離書的妻子早在三日前離府，從他的生命中離開，她說「聞君有二意，故而來相辭」，她可以忍受他不愛她，夫妻情盡，卻接受不了說愛還在，良人身邊另有佳人相伴。

所以她選擇離去，回到錢塘，那個他們一眼誤終身的地方，也是兩人的故里，埋葬曾經的過往。

眼不見為淨，京城再沒有她留戀的人。

想著妻子無微不至的溫柔，笑語成串的嬌嗔，一顰眉、一嘟嘴都裝滿對他的濃情蜜愛，擔心他冷、怕他餓的噓寒問暖，隨時準備好暖胃的茶湯，時不時的關懷備至……

談不上後不後悔，單文衍只是忽然覺得府裡變大了，寬敞得聽不到一絲雜音，安靜得讓人感到孤寂，彷彿天地間只剩下他一人。

獨自憑欄的他被清冷的風包住。

她真的走了嗎？還是他得癮症了？

恍惚中，他看見月季花中回眸一笑的身影，如櫻丹唇輕輕一啟——相公，為我簪花好嗎？

他差點回一聲——好，等我。

可伸出的手緩緩垂落，一片落葉捲走眼前幻影，原來他還是放不下啊！

他可以再去追回她嗎？他不能沒有她。

然而單文衍的腳始終邁不出那一步，他既想找回最愛的妻子，又不想失去即將到手的權勢，兩相拉扯之下，他終究還是為難了自己。

「衍哥兒，回來了呀，累不累？嬸子讓人給你上飯了……」

回過神的單文衍看到朝他走近的二嬸，臉上的苦澀倏地一收，換上不苟言笑的神情。

「二嬸，我還不餓……」就是累了，心累。

這兩天他的心空落落的，總不覺得餓，只是時間到點勉強吃上兩口。

「瞧你臉色不太好，香兒才離開幾天而已你就瘦了一大圈，二嬸看了心疼。」單二嬸一味的嘮叨，真把他當親兒子關心，也擔心被和離歸鄉的侄媳。

「沒事，公務上忙了些，等過了這段日子便好了。」他自我安慰，認為自己很快就會習慣身邊少了一人。

出身貧困的單文衍自幼父母雙亡，是靠叔嬸的接濟才勉強求學，單二叔自家過得並不算富庶，但說什麼也要拉拔兄長遺孤成才。

靠抄書為生及縣衙對讀書人的補助，單文衍還算順利第考上秀才，一路從案首、解元、進士走上了仕途，並在妻子的幫助下在京城立足，買下一宅子接叔嬸上京奉養。

單二叔、單二孀就是他的爹娘，養他們到百年是他最大的心願，也是他的報答。

「你……你真的讓香兒走了，不打算追她回來？」有意勸和的單二孀語氣溫和，她捨不得一直相互扶持的小倆口鬧翻，更不忍心看侄子整日失魂落魄，無精打彩地望著空無一人的花園發呆。

單文衍眼中閃過一抹光采，隨即黯淡，揚起的嘴角看來十分牽強，「她想走就走吧，何必強求？我……仁至義盡了，她說她想爹娘了，想念錢塘江大潮。」

說這話時他的心口一痛，感覺手腳僵硬。

其實他也挽留過，但妻子的態度堅定，一拿到和離書便開始收拾自己的嫁妝和私房，能帶走的全帶走，不能帶走的就賣掉，屬於她的東西清得一乾二淨，不留下一針一線。

她要完全抹去她的痕跡，好像她不曾來過，也未曾嫁給他單文衍為妻過，兩人的過往一筆勾消。

因為她這份堅決，他心裡堵著一口氣沒法抒發，怨她輕易放棄他們多年苦過來的感情，一絲一毫都不肯退讓，將架在火上的他加油添柴地烤著，讓火中的他備受煎熬。

為了賭氣，也因為自知有愧於心，因此他低不下頭，期待愛他勝過愛自己的妻子願意主動回頭。

單二孀眉帶愁色，「聽孀子一聲勸，那孩子從錢塘跟你出來，多少年的苦和累都自己擔，沒有她就沒有今日的你，做人要有點良心，苟富貴，莫相忘，不能自個兒富貴了就忘了糟糠妻，她……也不容易呀！」她沒注意自己因為心疼侄媳，也不贊同侄兒的決定用詞有些過激了。

這幾天她自己操持家務，可說是忙得暈頭轉向，還始終摸不著頭腦，也是這時才發現原來一個府邸的擔子這麼重，如今底下的下人她使喚不來，對外的往來人情也一竅不通，只能看著一疊請帖無從下手。

「她……執意要走，誰留得住？小小那脾氣妳不是不清楚，一直拗得很……」像在說服自己卻越說越小聲，認為妻子只是「心氣不順」出外走走散散心，等氣消了自會回府。

同是女人的單二孀知其心事，沒忍住叨唸了兩句，「不是孀子說偏心眼的話，你們倆年歲都不算太大，想生孩子還能再等等，不用著急，這府邸裡裡外外都是香兒一手打理，你卻說要納妾，實在是太傷人了。孀子和你二叔是不贊成你納妾的。」妻賢興三代，光耀門楣這事就靠長房侄子了，孩子的事真是靠緣分，可以慢慢來，年過四十無子再說。

納妾是家亂的起源，陸家那丫頭絕對是攪屎棍，他們老倆口從沒看上眼，明裡暗裡不知擋了幾回，偏偏人家那心眼像篩子似的，擋都擋不住，還被人嫌棄管太寬了。

「你孀兒說得是，咱們單家沒納妾的規矩，大不了讓你從弟多生幾個過繼你名下，不用擔心無後，你快去把人追回來，一個婦道人家獨自回娘家，就你心大，都不怕路上出事嗎？」如今這世道可不是真的太平。

「二叔，我明日要上朝……」這會兒要趕上離京的車隊怕是來不及了，人早已在百里之外。

單文衍被訓得有些臉紅，自己因為仕途的野心顯得極為不智，讓從來不訓斥他的長輩難得說了重話。

他想著，明天向上峰告假幾天，快馬加鞭趕上去，應該能在半途將人攔下。

可惜世事無法盡如人意，意外總是來得那麼突然，正當他打算回屋休息時，門房帶了一位神色匆匆的衙役進來，兩人的臉色都不太好。

「是單大人嗎？」腳上全是泥巴的衙役急問。

「我是。」單文衍忽地心跳加速，眼皮子直跳，心裡浮起不祥的預感。

「小的是天馬驛站的驛卒，今日辰時，驛站附近的大山忽然崩塌了，一隊車隊被壓在土石下面，死傷了不少人，其中一輛馬車坐著單大人您的家眷……」因為剛從他們驛站離開不久，忙著救人的他們自然認出在驛站住了一夜的眾人。

「什麼！」他頓時身一晃，臉色大變。

「尊夫人傷得很重，昏迷不醒，驛丞命小的儘快通知家屬前往處理……」好在驛站的馬都是好馬，跑得快又耐力十足，不然死催活趕早累死了。

傷得很重，傷得……重……不，他的小小怎會有事？她一向福星高照，是個被上天眷顧的人……不可能，不會的，一定是他聽錯了，不是他的小小。

像被雷擊了的單文衍腦子裡一片空白，耳邊似乎聽見錢塘江的浪潮，以及女子軟綿嬌柔的輕嗓。

衍哥哥，你不離，我不棄，以錢塘江的江水起誓，我錢隨香將一生一世託付於你，絕不相負……

絕不相負。

但是誰負了誰，她還是他？

痛得無法呼吸的單文衍以手捂住胸口，還在跳動的心房似在嘲笑他是負心漢！

是呀！他是負心漢，他怎麼能讓她一個人離開，嘴上說愛的人竟是如此無情，一把冷刀往最愛的女人心口一插。

他到底做了什麼？

紅了的眼眶淚光閃動。

像是睡了一個長長的覺，怎麼也醒不過來，夢中光怪陸離，浮光掠影，似發生過又似在作夢，一幕幕影像破碎得不甚完整，一溜煙地從眼前掠過，叫人看不清是真是假。

睫羽輕輕顫動著，如蜻蜓點水般，看似輕如柳絮卻重得掀不開，可下一瞬，錢隨香使用了全身的氣力終於張開千斤重的眼皮，不甚清明地環顧起四周。

第一眼，她眼前是模糊的，微亮的光有些刺眼，不適的她眨了眨眼，再閉上眼，等一會兒重新睜目，眼前的景物先是暈開的，而後漸漸清晰。

那一瞬間她有片刻的迷糊，這是哪裡？她為什麼會在這裡？這裡的一切陌生得讓

她心慌。

「哎呀！好痛……」

誰趁她睡著的時候偷打她，太可惡了！

「別動，妳受傷了。」男人的手按住她纖細雙肩，不讓她隨意亂動加重傷勢。入耳的聲音十分熟悉，錢隨香靈動的眼珠子一轉，笑道：「相公，你想換新娘子也不用對我痛下狠手，只要你讓我走我扭頭就走，絕不痴纏不休，瞧你這狠心的把我打成傷患。」

她如今是頭也疼、腳也疼，全身上下像重組過似的，就沒有一處是不疼的，連骨頭縫都好似發出了哀嚎聲。

「小小……」單文衍眼眶泛紅，沙啞的嗓音中微帶哽咽，啞啞得幾乎要說不出話來。

「哎！相公，你在哭嗎？我跟你開玩笑的，你這人性子真不開竅，逗你一下還當真了，我一點也不痛……啊！我胳膊是折了嗎？怎麼一動就痛得直戳肺管。」她不過睡了一覺而已，難不成睡相難看跌下床，把自個兒跌傷了？

「別亂動。妳聽話，妳胳膊沒折，只是被斷裂的木板穿出一個銅錢大小的血洞，大夫上了藥，所幸沒傷到筋骨，養上十天半個月就能好。」這可謂不幸中的大幸，算是「小」傷口。

聞言，她一怔，「我出了什麼事？」

一臉困惑的錢隨香想不起先前的事，她只記得自己在馬車上坐得好好的，正看著車窗外翠綠山景，忽地一陣暈意襲來，她想著先眯一下眼，等到了客棧便能睡個好覺，天一亮就接著趕路，把人的骨頭趕得僵硬。

難道是她睡得太熟了，睡到出事了仍一無所覺，而後昏過去，直接送到醫館醫治。

「妳不記得了？」忘了也好，省得受到驚嚇，惡夢連連，夜不成眠。

她搖頭，卻因搖晃扯動頭上傷口而抽了口冷氣，痛到眼淚在眼眶中打轉。

「好痛，相公，我是不是傷得很重？」

「昏迷了三天三夜，好在皮外傷居多，並未傷到內腑。」在巨石壓頂的情況下還能撿回一命，她算是福大命大了。

「手腳呢？我覺得腳不能動了。」很沉，一動就痛。錢隨香眼露不安，她還年輕，不想身有殘疾。

「手上的傷大多是擦傷、拉挫傷，問題不大，主要是妳左腿被馬車的車板壓傷了，有骨裂現象，太醫說最好不要下床走動，真要走動得要旁人在一旁攙扶。」有人揹著更好，腳不落地，以免裂開的腿骨二次傷害，到那時就得當骨折處理了。

「太醫？」她一臉迷惑。

「對，妳一直昏迷不醒，我便請了太醫來看診。太醫把妳的左腿用木頭固定住，所以妳現在移動不便，等過幾天骨頭長好了就能拆掉了。」看她傷得幾乎體無完膚，單文衍心中愧疚不已，若不是他心氣高傲，她怎會平白受難？

「無風無雨的，在官道上行走哪來的落石，若傷到來往的官家、高門大戶，這可能會變成大事。」不過她也真夠倒楣的，人在車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

聞言，單文衍眸中冷光一閃，「妳好好休息，不要多想，會有官府中人前來調查的。」

是意外嗎？

誠如她所言，人來人往的官道平日裡有官府派人查探山石情形，不應該發生落石砸人事件，尤其近日並無風雨肆虐，山上的石頭沒有外力影響，為什麼會突然滾落？

根據隨後其他行經的馬車隊回話，只聽見一聲巨響後，山道泛起濃密煙塵，隨即有大量滾石落下，砸向山腳下正要通過的馬車。

人行善，天會瞧見，多年前他建議朝廷的植樹，防落石沙塵，於是京郊數百里的山坡邊上植滿抗旱、耐生長的樹木，幾年下來已長成樓高的大樹，有這些樹擋住滾滾滑下的土石，底下的馬車才多了逃生的時間。

錢隨香的馬車居中，是隊伍中的第二輛馬車，巨石滾落時正好被山邊的大樹擋了一下，巨石順著樹幹一彈越過了馬車車頭往溪谷滑落，可石頭掠過帶起的風將馬車刮倒，傾向路旁，而滑落的土石再重重樹木阻攔下停在馬車旁，只蓋住半個車身。

山體傾滑的聲響太驚人了，驚動附近的村子和不遠處的驛站，合眾人之力救出馬車內的人，但還是有幾人搶救不及，人未救出便斷氣了，身子被壓扁，頭顱破裂，血跡斑斑的軀殼難辨面目。

「嗯！明明睡了一覺還是覺得累。」她剛要閉上的眸子又倏地張開，面有疑色地道：「相公，你怎麼一下子老了十歲的樣子，看起來好滄桑。」

「滄桑？」單文衍不自覺地撫撫長了青鬚的下巴，扎手得很，「妳一直昏迷著，我不放心。」

他接到驛卒傳來的消息後便連夜從京城趕來百里外的小鎮，當時的她滿身是血、不醒人事，生離死別的衝擊幾乎讓他喘不過氣來，一下子支持不住身子，砰的一聲跪在她床前。

好在最後人救回來了。

失而復得的單文衍寸步不離、不眠不休地守在妻子身側，蓬頭垢面只為她一人。眼帶笑意的錢隨香柔情繾綣地輕撫他面頰，「傻子，人沒事就是平安，瞧你一臉憔悴的，快去洗把臉，把鬍子修一修，長醜了我可不理人。相公最讓人中意的是長得好看，讓我一見傾心，再見鍾情，從此萬劫不復地賴上你。」

第一眼看見他時她便芳心暗動，心想，好俊的哥兒，一身腹有詩書氣自華的書卷味，引得她多看了好幾眼，頻頻回首，一不小心撞上路邊賣菜的老嫗，好不羞人。而後數次的「偶遇」更令她確定此人是她命中的劫，心房不自覺間便滿是他的聲音和影子，再無他人。

情定終身，非他莫屬，月老的姻緣線從不錯過有情人，他倆終成人人稱羨的夫妻。

「小小妳……還好嗎？」她的眼神太澄淨了，宛若兩人初相識那兩年，湖水般明亮眸子只盛滿他的身影。

「不好。」她眉頭一蹙，眼中流露出一絲不快。

聞言，他心慌的握住她柔白小手，「都是我的錯，不該放妳一個人，如果妳有個萬一，我一輩子也不會原諒自己……」

沒等他懺悔完，笑眼媚如絲的錢隨香噗哧一笑，「你在說什麼呀！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這件事哪能怪在你頭上，況且我現在全身都痛，哪好得起來？你看，我連牽你的手都沒氣力，叫人能不沮喪嗎？」

「妳說的不好指的是……」聽著妻子俏皮的輕快語氣，單文衍眸色一深，感覺到一絲不對勁。

她說她不恨他，愛他是她心中所願，但是她累了，不想再愛他，因此她會一點一點地收回對他的深情，從今而後一別兩寬，各行各路，再不復相思，他是她的「過去」。

可是此時看她的神色，卻是笑顏如花，眼中的眷戀一如從前，盈盈水眸裡是滿溢的愛意，讓我不禁想起他們新婚期的甜蜜，你儂我儂，情意纏綿，一刻也不肯分開的濃烈。

「看你嚇得滿頭大汗，我不過受點傷而已，怪你做什麼？都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，我肯定是福氣滿滿的福女，你等著享福就是。」忽地她後腦杓一疼，好像有什麼事遺忘了。

「怎麼了，哪裡疼？」看她面有疼色，他連忙出聲詢問，唯恐她的傷勢惡化。忍過一陣痛意後，不想丈夫著急的錢隨香努力裝出一抹笑意，「沒什麼，就是腦袋瓜子好似有人在敲敲打打，敲得我好些事想不起來，像有什麼重要的事給忘了……」

嘶！好疼，一想就痛，好像有人拿石頭重重往她腦袋一敲，痛到她骨頭都發顫。忘了？難道是……單文衍輕輕扶起妻子，拿起碗餵她喝補元氣的參湯，「妳還記不記得之前發生的事？」

他暗示兩人和離一事。

「之前的事？」她以為他說的是山崩，微微蹙起的眉頭似有千斤重，壓得她蹙眉難舒。

見她一臉茫然，眼神無光，他又問：「妳知道妳為什麼離京嗎？」

「我離京？」她驚訝不已。

她不是在進京途中出事的嗎？為了丈夫尋求名師，參加春闈考取功名，之後金鑾殿上面見天子參加殿試，夫妻倆的好日子正要開始，她為什麼要離京？他這話太莫名其妙了。

單文衍心疼地將妻子擁入懷中，「想不起來就別想了，等妳身子好一點我就帶妳回府。」

她此時的情形不好移動，起碼要等傷勢好轉了才可回府。

一聽不用再費腦子，她開心地揚唇一笑，「相公，我不想了，頭疼。」

聽著她依賴的嬌聲軟語，他露出許久不曾有的寵溺，「好，妳乖，聽話，一會兒吃過藥後就不疼了，好好睡一覺養傷。」

「嗯！」她溫順地應了一聲，乖巧得像隻百靈鳥。

「閉上眼，我會陪著妳，快睡吧。」感覺大手被緊緊捉住，單文衍語氣輕柔地哄著受驚不淺的妻子。

「好，不許離開，我不嫌棄你一身邋邋……」羽睫一落，她說著就睡著了，含笑的面容宛如少女。

Crescent